

魯迅全集

三

華蓋集

華蓋集續編

而已集

文學研究社出版

魯迅全集

出版：香港文學研究社
香港大強道100號四樓

承印：香港文學研究社印刷部
香港大強道120號

港·澳·南洋各地書局均有代售

全書十集·定價港幣五百元



1926 年春摄于北京



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 21 号
住宅內的工作室(1923—1926)



1927 年 1 月 摄于厦門

第三卷說明

本卷包括《華蓋集》、《華蓋集續編》、《而已集》。

《華蓋集》是 1925 年所作的雜文集，初版在 1926 年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華蓋集續編》是 1926 年所作的雜文集，末附 1927 年的一篇，初版在 1927 年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

《而已集》是 1927 年所作的雜文集，附錄 1926 年的一篇，初版在 1928 年 10 月由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这三本雜文集后来印行的各版，内容都和初版相同。在 1938 年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和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中，这三本著作一同编入第三卷；1941 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鲁迅三十年集》时也都会收入。

我们这次是依照作者亲自编校过的版本，同时参照各篇最初发表时的杂志和报纸，作了初步的校勘。卷末所附的注释，在正文中以 1、2、3……的号码为标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五六年七月

第三卷目錄

華蓋集

題記	3
----------	---

一九二五年

咬文嚼字(一至二)	7
青年必讀書	9
忽然想到(一至四)	10
通訊	16
論辯的魂靈	23
犧牲謨	26
戰士和蒼蠅	30
夏三虫	31
忽然想到(五至六)	33
雜感	37
北京通信	40
導師	43
長城	45
忽然想到(七至九)	46

“碰壁”之后	52
并非閑話	58
我的“籍”和“系”	63
咬文嚼字(三)	66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67
补白	76
答 KS 君	84
“碰壁”之余	87
并非閑話(二)	92
十四年的“讀經”	95
評心雕龙	99
这个与那个	102
并非閑話(三)	110
我觀北大	116
碎話	118
“公理”的把戏	121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127
后記	130

華蓋集續編

小引	135
----------	-----

一九二六年

雜論管閑事·做學問·灰色等	137
有趣的消息	144
學界的三魂	150
古書與白話	153
一點比喻	156
不是信	159
我還能“帶住”	173
送灶日漫筆	176
談皇帝	180
無花的薔薇	182
無花的薔薇之二	187
“死地”	191
可慘與可笑	193
記念劉和珍君	196
空談	202
如此“討赤”	205
無花的薔薇之三	207
新的薔薇	211
再來一次	215
為半農題記《何典》後，作	219
馬上日記	223
馬上支日記	234

馬上日記之二	251
記“發薪”	256
記談話(培良)	262
上海通信	267

續編的續編

廈門通信	273
廈門通信(二)	276
阿Q正傳的成因	279
关于三藏取經記等	287
所謂“思想界先驅者”魯迅啓事	292
廈門通信(三)	293
海上通信	297

而已集

題辭	303
----------	-----

一九二七年

黃花节的杂感	305
略論中国人的臉	308
革命时代的文学	312
写在《劳动問題》之前	319
略談香港	321

讀書雜談	329
通信	336
答有恒先生	342
辭“大義”	348
反“漫談”	350
憂“天乳”	353
革“首領”	356
談“激烈”	360
扣絲雜感	365
“公理”之所在	372
可惡罪	374
“意表之外”	375
新時代的放債法	377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379
小雜感	396
再談香港	400
革命文學	407
《塵影》題辭	409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411
盧梭和胃口	413
文學和出汗	417
文藝和革命	419
談所謂“大內檔案”	421
擬豫言	428

附錄：大衍發微431

注釋439

華 盖 集

題 記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¹中所寫的还要多。意見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質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議論又往往执滯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于大方之家²。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滯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欢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觀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間愈远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于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³我幼时虽曾夢想飛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創伤尚且來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决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間，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華盖运”。

我平生沒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說，人是有时要

交“華蓋運”的。這“華蓋”在他們口頭上大概已經訛作“錢蓋”了，現在加以訂正。所以，這運，在和尚是好运，頂有華蓋，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華蓋在上，就要給罩住了，只好碰釘子。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此後又突然遇見了一些所謂學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⁴，據說都是講公話，談公理，而且深不以“黨同伐異”為然的。可惜我和他們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們伐了几下，——但這自然是為“公理”⁵之故，和我的“黨同伐異”不同。這樣，一直到現下還沒有完結，只好“以待來年”⁶。

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东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东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里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國的文士們⁷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單是中國，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沒有論及，似乎無所感觸。我早就很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因此曾編印《莽原周刊》⁸，作為